

◆方远著

心有所存

纪实散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有所存

方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有所存/方远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5404-3266-7

I.心… II.方…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640 号

心 有 所 存

方 远 著

责任编辑:周小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彩色印刷厂印刷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0.5 插页:6

字数:210,000 印数:1-5000

ISBN7-5404-3266-7

I·2059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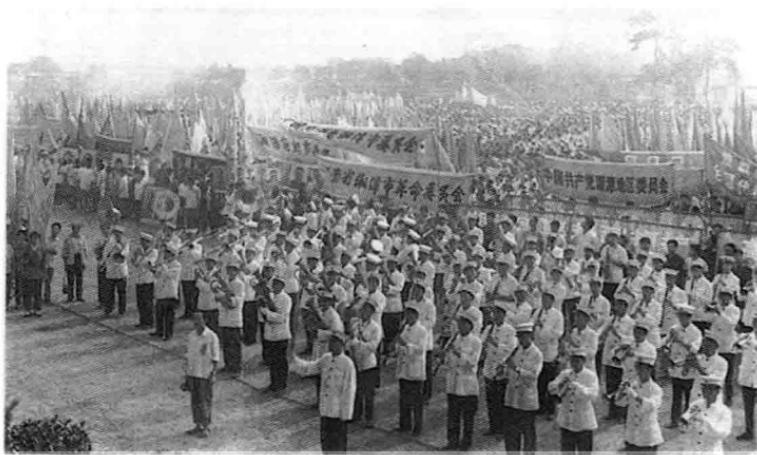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这两张照片都是“大跃进”时代的纪念。有意思的是，在“文革”中这一幕又重演，中学生们在学校的翻砂车间打锄头、耙头，用于挖防空洞或种菜。



摄于 1966 年。领导干部先挨斗，然后靠边站。



摄于 1967 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机构取代了旧的领导机构。



“莼香园”一角。我所就读的中学校园的主建筑之一。



摄于 1968 年。全国大范围武斗之后，军宣队进入基层单位，中学革委会领导与学生一道欢迎军代表。



我所就读中学的校门。“文革”之初，我们校内孩子与郊区孩子的扔石头大战在此展开。



摄于 1967 年。当年学校搞“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成了师生们的主要任务。



摄于 1970 年。我所就读的中学在几十里外的荒坡上建了一个农场，全校每个班级轮流去劳动。



摄于 1972 年。农场里，中学生自己种的瓜果也可补贴一下伙食。



这两张照片摄于 1971 年。我们中学校园的一角专门用于存放砖坯、烧窑。学生下午不上课，任务就是做砖、烧窑、挖防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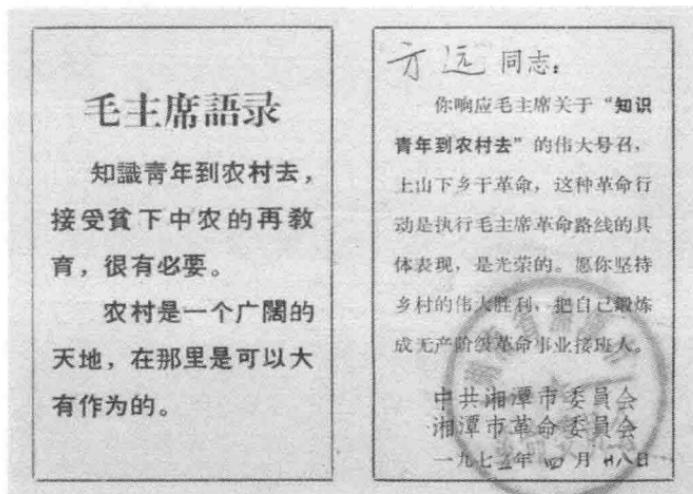
去迎接外宾前，要不停地操练步伐。这在《校园内外》一文中有所记叙。



初中毕业照。后排左一为作者。坐在中间两位着新军装的也是同班同学，他们有幸被选拔去当小兵。



下放不久，全大队知青合影。前排左五为作者。



一不留神，这张 1975 年 4 月签发给作者的下放“光荣证”竟
保存到今天，传给下一代也可够得上是文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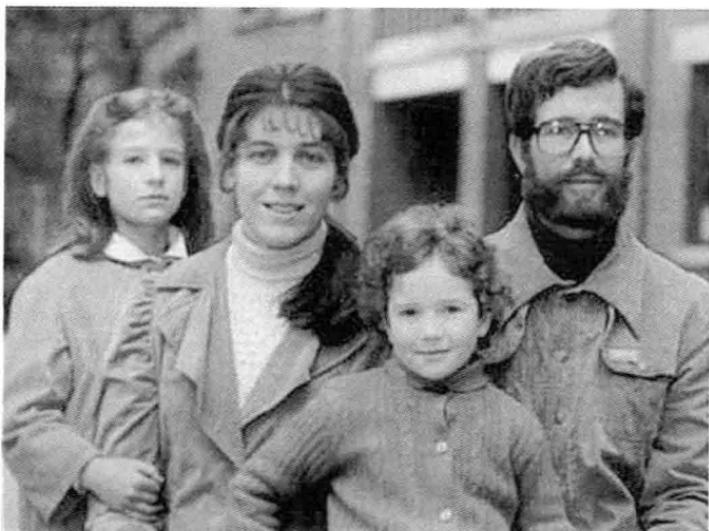
车水一般是男知青干的活，女知青偶尔也上去风光一下。



摄于 1976 年初。上“九亩台”开荒前，我们借住邻队的猪圈，
猪睡一楼，我们睡二楼。左四为作者。



摄于 1981 年。美国老师玛丽安娜一共教了我们三年。



玛丽安娜一家四口。1978 年国门敞开后，玛丽安娜是第一批来中国任教的一名美国教师。1980 年摄于长沙岳麓山望江亭。



(上)1968年与母亲摄于
随她下放的山村小镇。

(中)1978年1月，收到
大学入学通知后与父亲
合影。

(左)摄于1979年大学二
年级。



摄于 1954 年。《踩大水的季节》一文中提到的小城一隅。



摄于 1958 年。小城当时的中心主建筑上依稀可见的标语是：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

序

刘剑桦

这是一本真正书写底层生活、反映当今世相的纪实散文集，透过文字，可以闻到汗气，嗅到血腥，触到心灵的创痕。名为《心有所存》，显见作者把书中所记之人、之事已铭心刻骨地记着，且会把这些人与事永远地留存在心里。

作者方远君出生在“大跃进”发起之年，至少从大人们嘴里对那段荒诞的岁月不感陌生，并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情状记忆犹新，更由于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血与火的熬炼，体验了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命运之搏，后来又上过大学，闯过海南，可谓阅人多矣，阅事多矣。这本纪实散文，实际上也就是记述了一段人生，一段历史，一段对于人生与历史的剖析和反思。

现如今，人们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似乎已十分淡漠。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作为作者这一代人，是无论如何也忘

记不了那段岁月的，更不会处之漠然，因为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段全部都淹留在那段岁月里。多么宝贵的黄金时段啊！人的一生，能有几个黄金时段呢？因此，作者对这段人生、这段历史的追述，也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怀旧”了。

近些年，书肆里不时也见到一些对于那段时月生活的追述的书籍，可惜大多为亲历了那段时月的过来人所不屑，甚至感到是一种歪曲和侮辱。何故？就在于他们在运用种种手法继续损害着曾经被损害得遍体鳞伤的那一代人。就拿写知青生活来说吧，十之八九离不开性爱，好像那时候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宝二爷、西门庆、潘金莲似的。说得不中听，这些写手们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聊！试想一下，那个时候知青们缺衣少食，还要担负从娘肚子出世便从来没有担负过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谈情说爱在那个时代禁锢得十分森严，哪个知青要闯禁区，便是准备自己在农村修一辈子地球，而且子子孙孙修下去，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来说，纵然有这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

于是，方远君的这本书，便显然地见出诚实，诚实而有份量。尤其在到处一片轻飘飘的歌唱的今天，让我们——至少让和方远君同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感到真切，并由真切而重新清醒。

方远君无意作史，他只是极负责任地把过去岁月中的那些人和事忠实地记述下来，而他的这本纪实散文是完全